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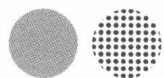
0852^下

蟹总
/ 著

All this is fate

你若能活下来，我酬神拜佛，吃斋诵经，
去它老人家面前叩首谢恩。
你死了，我也绝不独活，陪你下黄泉。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0852

蟹总
——
著

All this is fate [下]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0852 / 蟹总著. --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552-4962-7

I. ①0… II. ①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97700号

书 名 0852

著 者 蟹 总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江玥梨

装帧设计 郑力琿

照 排 孙顾芳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出版日期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6

字 数 3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962-7
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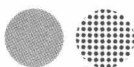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都市言情

目录
CONTENTS
上

0852

All this is fate

- 第一章 初相见 \ 1
- 第二章 那个雨天 \ 12
- 第三章 结束。开始? \ 24
- 第四章 打探 \ 37
- 第五章 梦 \ 51
- 第六章 都是你 \ 66
- 第七章 共处 \ 80
- 第八章 抉择 \ 95
- 第九章 吻 \ 110
- 第十章 旧账 \ 125
- 第十一章 波折 \ 141
- 第十二章 徘徊 \ 163
- 第十三章 雨过天晴 \ 177
- 第十四章 得逞 \ 192
- 第十五章 真相 \ 218
- 第十六章 天堂，地狱 \ 2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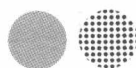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CONTENTS
下

0852

All this is fate

- 第 一 章 分开 \ 253
第 二 章 心结 \ 270
第 三 章 调解 \ 284
第 四 章 母子连心 \ 299
第 五 章 修成正果 \ 312
第 六 章 吴琼之死 \ 326
第 七 章 风波 \ 341
第 八 章 崩溃 \ 359
第 九 章 参透生死 \ 373
第 十 章 短暂的平静 \ 388
第 十 一 章 发芽 \ 404
第 十 二 章 尘埃落定 \ 424
番 外 一 我的丈夫，陆 \ 444
番 外 二 你冷的时候，我来给你温暖 \ 457
番 外 三 邱震的独白 \ 465
小 剧 场 \ 476
问 答 \ 499
后 记 \ 503



0852

All this is fate

第一章 分开



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，卢茵在外面待了半宿，又听陆强讲述完事情的经过，生理和心理已经绷到极限，没多久便和衣睡着。

陆强给她抱卧室里，褪去棉衣和牛仔裤，扯过被子盖严。

从客厅里找到手机，里面有两通未接来电，是根子打的。陆强随手摸了根烟，走去露台，给根子回过去，报了个平安。

外面依旧干冷，尽管路灯熄了，白雪映衬的天空却不那么黑，垂下眼，空调外置机上的手印还在，是他之前印上去的。

陆强抽完手上的烟，折身回去。

他往掌心哈了口气，咬牙闭了闭眼，又扯过领口闻闻，迅速脱得精光往浴室走。

热水淋到身上，肩膀传来一阵尖锐的疼，陆强蓦地睁开眼，一撇头，左肩的伤口浸了水，有淡淡的红色向四周散开，一颗颗小巧的齿痕都很明显。

陆强走去洗手台，用手抹掉一层雾气，他坚实的胸膛清晰地映在镜子里，触了触肩膀的伤口，到底多难过才下这么大的力？他摩挲了一阵，用冷水洗一把脸，甩甩头，镜子上落满细碎的水珠，雾气再次蔓延，彻底模糊了视线。

陆强撑起手臂，半弓着身子，卢茵的话，让他一时有些走神。

洗完澡，他潦草地擦了擦，直接跳上床。卢茵已经睡熟，单手垫在耳下，侧躺着，姿势有些别扭。卧室里温度高，她被冻过，又暖回来，整张脸都红扑扑的。陆强支着脑袋看了会儿，帮她把吃进嘴角的头发拉出来，贴了贴她的额头，在唇上逗留许久才离开。回手关灯，也跟着一同躺下。

这一觉相对安稳，不知几点，陆强被额头的细痒扰醒。

陆强半眯起眼，她的眉目撞进瞳孔，微抿着唇，目光清澈，正仔仔细细地打量他。

卢茵比他醒得要早。窗外阳光耀眼，白雪把天地染得银灿灿的，干枯的树影在墙壁上来回摆动，带几分虚晃的不真实。

陆强握住卢茵的手，送到唇边亲了亲：“醒了？”声音极轻，昨天吸烟太多，乍一张口，嗓子沙哑得发不出音儿。

卢茵没有回答，目光上移，再次落在他的额头上。右侧太阳穴有一道细长的疤痕，坏死表皮不同于别处，反射出极淡的光。

“那道疤是怎么留下的？”

陆强：“你不是问过。”

她重复：“怎么留的？”

“刀划的。”

上次她问他，陆强也是这个答案，之前以为只是闹着玩儿，根本没往深处想。昨天他提了一句，她便大概猜出前后。

卢茵说：“因为做戏要全套，他头上有伤，所以你划了相同的？”

“是。”陆强说，“即使刀口不吻合，明面儿上的，也要做做样子。”

“真下得去手。”

“没多疼。”陆强说。

卢茵不是滋味地笑了下，鼻子酸涩，不知应该心疼他，还是骂他愚蠢。

她别开眼，撑起手臂打算起来，却动不了分毫。

卢茵问：“你不口渴吗？”

陆强望着她的眼睛，没有松开的意思。

半晌，她叹一口气，顺从地躺下来：“昨天我半夜跑开，是因为一时没想明白。你解释过，而这个结果我可以接受。那些是你的过去，即使我再不甘愿，也无法改变。”

说到这里她停了停，眼睛盯着房顶，那里有细小的光斑不断地变幻。她继续：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一定会躲你远远的，没有开始，就不用强迫自己去接受。”

“我这个人比较轴，刚开始会犹豫不决，一旦认定，就不想随便玩玩，一早考虑好了很久以后的事情，”她缓缓地说，“所以，我没打算和你分开，但，以后，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吧？”

她的表情很淡，唇角弯起若有似无的弧线，目光坚定，执拗地等待他的答案。

陆强长久地望着她。

卢茵重复了遍：“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”

陆强的喉咙动了下，最后闭上眼，低低地说好。

卢茵倾身往他唇上碰了碰：“喝水吗？”

晚点儿的时候，陆强和根子碰面儿，去了趟公安局。大龙在审讯室蹲了一宿，胡子拉碴，眼睛熬得通红，浑身上下颓败不堪。他见到陆强差点哭出来，揍人时候的霸气荡然无存，像只斗败的公鸡。

梁亚荣一直不松口，要求警方干预，大龙被暂时关进拘留所。

陆强从公安局出来时间还早，谭薇跟着跑出来，叫了声陆强，她在两米以外就停下。

陆强回头，冷冷地扫她一眼。

谭薇有些不安，两手插进口袋，挺了挺背：“那个，她没事儿吧。”

陆强抬腿要走。

她一着急，跟了两步，拽住他肘上的衣服：“我是想说……对不

起。”

陆强不领情，倏忽垂眼，她像触了电，手臂立即缩回去。

谭薇说完就后悔了，一时面子上挂不住，努力镇定道：“我好心才关心你们，也惦记了一晚上。你这什么态度？”

陆强说：“我这人护食，最恨别人碰我的东西，就算动个歪心思也不行。管好你那张嘴，再往外蹦一句废话，别怪我给你撕烂喽。”

说完提步。再怎么样，他也不想跟个女人一般见识。

谭薇却气得不轻，吼了声：“陆强。”

她咬咬唇：“别忘了我救过你，小猫小狗还懂得知恩图报，我就多说几句话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想我怎么样？”

“想你离我远点儿，”陆强说，“要是你脱了这身警服，监狱那一枪，我陆强感恩戴德报答一辈子。别拿职责当事儿说。”

谭薇愣在当场。

陆强看她一眼：“要对得起这身儿衣服。”

他看根子：“走了。”

根子开他那辆破面包来的，两人上了车，根子忍不住问：“强哥，你是不是骂得狠了点儿？毕竟人是小姑娘，多可怜。”

陆强哼道：“碎嘴时候怎么没见可怜。”

根子边开车，见陆强心情转晴，也敢调侃：“变了！强哥，嫂子让你改邪归正了！”

陆强：“别跟这儿阴阳怪气的。”

根子傻笑，揉揉后脑勺：“咱接下来上哪儿？”

陆强一顿：“刚才不让你问医院地址了吗？”

“去医院？”

陆强应了声：“大龙还在公安局，医院里的那位也总得去看看。”

根子点点头，踩油门提了速，错过上班早高峰，一路都格外顺畅。

陆强先走进医院大厅，等根子去停车。早间医院人满为患，熙熙攘攘，到处都是排队缴费的家属。陆强往旁边走两步，从兜里翻出支



烟点着。没等吸满，远处过来个小护士冲他直皱眉：“医院不能吸烟。”

陆强半口烟闷在嘴里，冲她抬一下手，折身往外走。

路上积雪被铲到两侧，露出原本光秃的地面，台阶上还有些湿滑，上来的人都小心地颠着碎步。陆强往墙根让了让，呼出口里的烟。

停车场较远，嘴里的烟抽完，根子还没回来，他低头想再找一支，没等垂眼，门口闪出个人，穿黑色风衣和休闲裤，大踏步往外走。

门口撞上路人，那人一把给甩开，侧身的瞬间，陆强看清那人满身狼狈，衬衫的前襟和裤子有被水淋过的痕迹。那人跨下台阶，疾走几步倏忽停住，低了下头又抬头望去，这一看就过了很久。

根子不知何时过来，往陆强眼前摆摆手：“强哥，看什么呢？”

陆强又瞅了瞅，抬腿往里：“没什么。”

梁亚军住的高档病房，这也是梁亚荣昨晚见过陆强故意换的，在医院的顶层。

走廊里悄寂无声，窗明几净，环境十分清幽。

病房外面有个不大的休息室，陆强手覆在门上，顿了顿，敲两下推开。一条腿还没迈进去，眼角余光见里面飞出个物体，陆强一收手臂，重物击中门板，砰一声闷响。

隔了几秒，陆强重新推门。

吴琼坐在沙发上，蓦地回头：“叫你滚，别出现在我面前恶心人。”

那一刹那，她表情带几分狰狞。随手抓过靠垫要扔，待看清门口的人却是一顿，无措片刻，她张了张口，竟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

当年过不在陆强，却也免不了他无意促成，他替邱震受罚，起先她恨得快要发疯。在医院躺那一个月，她生无可恋，情绪消极，院方下过几次病危通知，久经折磨，在与死神擦肩后，硬是活了过来。那

之后她接受很长的心理辅导，心情慢慢平稳，连同对陆强掺杂的那点情愫，也一并带走了。

这几年她无欲无求，情绪再没失控过，直到前些日子遇到邱震。

噩梦还是来了。

吴琼握住发抖的手，强装镇定：“你们走吧，我妈下去买饭，很快就回来。”

陆强站门口没动：“你舅舅伤得什么样？”

吴琼看了陆强两秒，转向别处：“多处外伤，头部轻微脑震荡，鼻骨骨折，左腿胫骨粉碎性骨折。”

“人醒着？”

“没有，”吴琼说，“打过麻药，昏睡呢。”

“费用大龙给出，让人尽量看好了。”

吴琼低着头没说话。

陆强顿了顿：“大龙还在拘留所里蹲着，打架斗殴的事，该赔多少赔多少，让大龙过来当面认错儿都成。有些事大龙不知情，算是无辜的，硬咬着不放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
吴琼才稍稍缓过来，她放下手：“这事我说了不算。”

陆强说：“希望你能想清楚。”

没有久留，从病房出来，根子先跑下楼缴纳费用，陆强慢悠悠落后一步，乘的下趟电梯，门将闭合那刻，有人从外面按了下。

吴琼追出来，气息有些不稳：“我还有几句话。”

过了几秒，陆强从墙壁上直身，跟着出来，两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。

转角的位置有个吸烟室，窗外正对医院的草坪，冬天里不见绿色，一片白雪皑皑。

两人中间隔了一米，陆强刚好拿烟来抽，空间不大，没多会儿就烟雾缭绕。

陆强单手插着口袋：“要说什么？”

吴琼说：“你朋友那事儿，我可以说服我妈，叫她不再追究。”

陆强抽了口烟，眯起眼：“然后呢？”

她低下头，两手在身前揉搓了几下：“他……”

吴琼吸了口气，努力稳定一下情绪，才道：“邱震……前一段时间突然在路上遇见我，那次之后，又跟以前一样，总是阴魂不散，时不时地出现，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怕得要命，想躲也躲不开。”

陆强看她一眼，目光垂下去，落在她的手上。她有些抖，拼命地控制着，骨节捏得泛白。

好一会儿，吴琼看着他的侧脸：“以前的事儿就当过去，我认命。他从前最听你的，能不能……让他别来骚扰我？”

陆强没答她的话，眯眼看着窗外，嘴上咬的烟一直没动，要不是烟雾丝丝缕缕，世界好像都定格了。

窗外白得晃眼，从高处看下去，人群如同蝼蚁，缓慢地在自己的轨道上爬行。

等烟快燃到尽头，烟灰再也支撑不住，一大截掉落在窗台上。

陆强拿下来，直接弹进垃圾桶：“他的事儿，我现在管不了。”

这之后陆强没再露面，让根子送过两次钱。梁亚军除了腿上的伤，其他部位基本痊愈，出了院又进康复中心，前后折腾一个月才肯回去。

又过不久，大龙也被放出来，吴琼终究说通梁亚荣，否则凭借那些验伤报告，梁亚荣想追究到底，大龙蹲个一年半载也有可能。

大龙被物流公司辞退，医院的钱全由陆强垫付。大龙出来之后，把几人约出来喝个痛快，臭脾气收敛不少，几杯白酒下肚，抱着陆强大腿痛哭流涕，不知怎么报答才好。

陆强笑骂他一通，转向窗外，细碎的雪花飘飘荡荡。

这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，大雪小雪没断过，整个城市仿佛被白色掩盖，冷寂而荒凉。

离春节还有一周的时候，卢茵的舅舅又打电话来，和她确定回家

的时间。她本打算今年同陆强待在漳州，细想起来，自打毕业只回去过一次，即便再不愿意，舅舅毕竟是亲的。

和陆强商量后，他只短暂沉默片刻，笑着让她回去。

卢茵说：“也就五六天，初四能回到漳州。”

“我去接你。”

她收拾几件换洗衣物：“那你过年去哪儿？”

“有根子呢，我们几个能凑一桌麻将。”

卢茵终究有些歉意，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亲：“等我回来。明年陪你一起过。”

想到明年，陆强笑了笑。许诺总能让人陷入美好的憧憬，但和现实仍旧存在差异。

他顺势吻上去：“好。”

离开那天是夜里，陆强送的她，舅舅家还要偏南一些，住在一个小县城，火车要比飞机方便，十几个小时的路程，睡一觉很快过去。

卢茵拎着一个小巧的行李箱，随身包里被他塞满零食。

赶上春运高峰，候车室里各路人物随地躺卧，陆强扫了眼，不由得皱眉，到底弄了张站台票，把她送上车。

买的下铺，他把行李放好，折身下去。

衣角被拉了下，陆强回头，她坐在床榻上，抬眼看着他。

陆强躬身，笑着：“舍不得我？”

卢茵抿抿唇，小声问：“你会想我吗？”

周围都是攒动的人群，陆强捏起她下巴，邪笑：“不想。难受了找别的女人去。”

卢茵只听到前面两个字，嗓子哽得难受，轻轻地咬住下唇，头顶的影子也有些模糊。

陆强一顿：“不识逗呢。”

卢茵迅速地眨了眨眼，掩饰地笑笑：“快走吧，要开车了。”

陆强头埋得更低，看了她一会儿：“初四来接你。”

门口列车员吹起哨声，陆强亲亲她：“我走了。”

卢茵吸了吸鼻子，撩开窗帘，站台上昏昏暗暗，只剩两三个人影，没几秒，陆强出现在窗口，两手插着口袋，齿间咬着未燃的烟，冲她轻动唇角。

两人隔着薄薄的玻璃，却要渐行渐远，五六天不是多长的时间，只是卢茵害怕分离。

车窗外，陆强掏出手机，在上面按了一气，朝卢茵抬了抬，示意她看短信。

他没等到列车开走，留给她一个背影，高高大大的身躯，垂着头，弓着背，走得不慌不忙，好像回家也没那么急不可待了。

卢茵放下窗帘，揉了揉眼睛，才想起从兜里翻手机。

她看一眼，反应了半天，便气得扔出去，觉得刚才简直浪费感情。

屏幕上几个字：想你还有手呢。

隔了会儿，卢茵又拿起来扫了眼，脸颊不由得发热。

卢茵到黔源已经是大年二十九，下车那刻，一股湿润的气息扑面，不觉嗅了嗅，卢茵轻动嘴唇，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。

出了站台，远远地见卢友正踮脚张望，身上穿的灰色外套和粗布裤子，裤脚挽起，露出一截黑色棉袜。

卢茵的鼻子没来由地泛酸，赶紧冲他摆手。

卢友正见了，憨厚一笑，大踏步往这边走。

卢友正接过卢茵行李：“累了吧？”

卢茵道：“不累，睡了一道儿。”

卢茵问：“舅妈呢？”

“她在家，两个孩子都放假了，闹腾得很。”

卢茵喜滋滋，跟他抢行李：“我来吧。”

卢友正坚持：“我来，我来。”

他一躲，往前紧走几步：“车就在门口。”

躲过接踵人群，卢友正的人力三轮停在背巷，他开了锁，把箱子

搁在旁边，帮她拉着车门。

卢茵抬头看了眼，还是几年前的那辆，车身锈迹斑斑，轮胎沾满污垢，顶棚的遮阳布已经看不出颜色。

她迈上去，卢友正把车门插好，动作敏捷地蹬上去骑走。

穿过人潮拥挤的火车站，他速度快起来。

卢茵坐在后头，望着卢友正左右晃动的背影：“舅舅。”

音量被喧嚣掩盖，她大声：“都年二十九了，还出来拉活儿吗？”

卢友正半侧着头：“待着也是待着，顺便接你。”

小城没多大，一条街道直通到底，路的两旁全是卖年货的，一派喜气祥和。

卢友正家住在一条老巷子里，房屋年代久远，是卢茵外婆留下的。

进了门，两个孩子正在打闹，都是丫头，大可和小可，大可今年刚上大学，小可才11岁，是卢茵离家那年出生的。

见卢茵站在门口，大可认出来，笑嘻嘻地喊了声姐。

小可认生，躲在大可的后面偷偷地打量她。卢茵和善地笑笑，走过去捏捏小可的脸蛋，刚巧兜里还剩一块巧克力，翻出来递给小可。

卢友正冲厨房喊了声，没多会儿，一个中年妇女探出头，笑着：“茵茵回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舅妈。”卢茵放下背包，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舅妈上下打量卢茵一眼：“算了，等着开饭就行，别跟着弄脏了衣服。”

卢茵一愣，忙脱下外套：“没事儿，反正在车上滚得也不干净。”

卢茵进厨房里忙活一阵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舅妈闲聊几句。她本身不善言辞，关系并没亲到无话不谈的地步，冷场时只有碗碟碰撞的声音。

晚饭四菜一汤，上桌时，卢友正提议碰个杯，对面的人迟迟没

动。

卢友正叫了声：“李岚，举杯啊。”

李岚抬眼看他几秒，拿起筷子，笑着：“拿茵茵当外人呢，怎么说也在这里住了好几年，吃的穿的不都跟自己人一样。碰什么碰。”

卢茵一顿，手臂举得有些僵硬。

卢友正忙道：“咱爷俩来，茵茵，别管你舅妈。”

卢茵笑了笑，与他稍微碰了下。

饭桌上都是些平常菜肴，有南方的笋丝和茭白，汤是粉丝豆腐汤。

小可挨个盘子扒了扒，嘟嘴道：“都是菜，我想吃门口的烧鸡。”

李岚没好气地瞪她：“以为自己是富家千金呢，想吃什么有什么，烧鸡不要钱的？”

李岚往小可碗里夹两片茭白：“赶紧吃饭。”

小可放下筷子，嘟嘴哼了声。

气氛有些尴尬，卢友正缓和地笑笑：“这孩子……爸给你钱，去买吧。”

没等掏出来，李岚那边重重地撂了筷：“你又有钱了？天天挣那点儿还不够买菜的，孩子下学期费用有着落了？两个孩子呢，在这儿逞什么能？”

卢友正老脸被她臊得通红，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不上不下。

卢茵嘴里的饭咽不下去，嗓子像卡着一块木塞，堵得难受。她扯扯嘴角：“舅妈，学费的事别担心，到时我给大可交。”

这话一出，李岚的脸色立即阴转晴：“哎呀，舅妈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卢茵道：“没事儿。”

她笑着从钱包拿出一百块：“小可，快去买。”

小可眼睛一亮，接了钱跑出去。

李岚忙道：“看看你，什么都依着她，小孩子都给惯坏了。油腻

的怕你吃不惯，知道你们这年纪都怕胖……合不合口？明天舅妈做顿好的。”

卢茵：“不用，很好了。”

一顿饭吃得食不知味，结束已经八点多，卢茵把行李箱拉开，里面多半是漳州特产。两个孩子闹哄哄，在不大的小屋里抢来抢去。

住的是老两室，只有一间卧室，客厅旁边支着高低床，大可小可睡在那儿。卢茵回来，并没有多余的地方给她睡，大可小可挤在上面，卢茵睡在下面。

小城并不像漳州热闹，更谈不上什么夜生活，卢茵早早去洗漱。

出来时，见大可小可正翻她的行李箱，卢茵暗自皱眉，也没立刻阻止。

大可见她出来，举着手里的护肤品，眼睛亮晶晶：“姐，你有一整套！我们宿舍就有用这牌子的，都说用完特别好。”

大可一咬唇：“我能试试吗？”

卢茵边擦头发，笑着说：“其实你的年龄不适合这牌子，我回去给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说完，李岚斥了声：“赶紧搁回去，没看你姐生气了吗？”

卢茵一愣，忙道：“没有，大可喜欢的话，拿去用吧，我回漳州再买。”

大可欢呼起来，抱出瓶瓶罐罐往浴室跑，李岚过去拉起小可，想把行李箱拉上，犹豫了一瞬：“呦！茵茵，这是你的衣服？”

说着拿起一件褐色的羊绒打底衫，前后看了看：“样式倒是好。”

李岚看了卢茵一眼：“年轻人怎么挑个这种颜色？”

卢茵说：“为了抗寒，也没特意选颜色。”

李岚摸了摸衣料：“是挺暖和。”

卢茵道：“舅妈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拿去穿吧，我没上身几次。”

“那怎么好？”